

# 中青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抑郁与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的纵向研究

赵婷婷, 明月, 张小杰

**摘要:**目的 探讨中青年乳腺癌患者改良根治术后不同时间夫妻亲密关系及配偶心理反应,及其对患者抑郁的影响。方法 选择 151 例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中青年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抑郁自评量表、乳腺癌患者配偶心理反应量表、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分别与术后 2 周、2 个月、12 个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患者术后 2 周、2 个月、12 个月抑郁得分分别为  $50.97 \pm 9.14$ 、 $54.60 \pm 9.35$ 、 $47.42 \pm 8.72$ , 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85 例 (56.29%)、107 例 (70.86%)、55 例 (36.42%), 均  $P < 0.01$ 。配偶心理反应的逃避与回避、体像改变反应及负性情绪是患者抑郁的危险因素,亲密关系是保护因素 (均  $P < 0.05$ )。配偶心理反应既可直接预测患者抑郁,也可通过作用于亲密关系间接影响患者抑郁 [95%CI = (0.069, 0.508)]。结论 中青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术后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亲密关系在配偶心理反应影响抑郁的路径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关注患者配偶的心理反应和亲密关系变化,有利于早期发现和积极干预患者的抑郁症状,促进患者术后康复。

**关键词:** 乳腺癌; 改良根治术; 中青年; 配偶; 抑郁; 亲密关系; 心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 R473.73;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1.23.075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depression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and on their spouses' psychological respons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Zhao Tingting, Ming Yue, Zhang Xiaojie, Immunotherapy Ward 2,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Henan Cancer Hospital, Zhengzhou 4500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husband-and-wife relationship and the changes of spouse's psychological response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undergoing modified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and to probe the influence of the 2 variables on depression of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51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having received modified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as well as their husbands were enrolled in the longitudinal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ere surveyed with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the Spouse Psychological Response Scale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Inventory (QRI) at 2 weeks, 2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The patients scored  $50.97 \pm 9.14$ ,  $54.60 \pm 9.35$  and  $47.42 \pm 8.72$  points at 2 weeks, 2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operation, respectively, 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depression at 56.29% (85 cases), 70.86% (107 cases) and 36.42% (55 cases), respectively at 3 time points ( $P < 0.01$  for all). The spousal evasion and avoidance, response to body image change and negative emotion wer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hil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 $P < 0.05$  for all). Pathway analysis showed that spouse's psychological response could either directly predict patient depression, or indirectly influence patient depression by acting 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95%CI = (0.069, 0.508)]. **Conclusio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undergoing modified radical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had various degre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timate relationship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pouse's psychological response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Atten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spouse's psychological response and chang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hich could be conducive to early detec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depression in post-oper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boost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radical mastectomy; young and middle-age; spouse; depression; intimate relationship;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随着女性社会参与度和工作压力的加大,乳腺癌在国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sup>[1]</sup>,并且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sup>[2]</sup>。乳腺癌根治术及术后辅助治疗,会对患者身心产生诸多不良影响。调查显示,中青年乳腺癌患者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65%<sup>[3]</sup>。抑郁症所产生的心理困扰会加重患者术后辅助治疗不良反应<sup>[4]</sup>,并诱使肿瘤复发及转移,严重阻碍患者的术后康复。癌症作

为急性应激源,也对患者配偶身心状态造成重大影响。配偶在治疗及康复阶段需承担患者不再能承担的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的社会和家庭角色、职业相关义务,同时作为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这些压力源能够引发配偶的内疚、焦虑及无助感等负性情绪<sup>[5]</sup>。配偶的不良心理反应不仅影响自身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可能诱发或加剧患者的心理障碍。目前国内尚无有关配偶心理反应与乳腺癌患者抑郁关系的研究,针对夫妻亲密关系与乳腺癌患者心理障碍的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横断面调查。本研究对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中青年患者在术后 1 年内的抑郁状况及配偶心理反应和亲密关系进行调查,旨在探讨夫妻亲密关系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免疫治疗二病区 (河南 郑州, 450008)

赵婷婷,女,本科,主管护师, niehsmile@yeah.net

收稿:2021-07-05;修回:2021-08-25

和配偶心理变化及对患者抑郁症状的影响,为促进患者的康复提供参考。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本院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7 月收治的中青年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15 版)乳腺癌诊断标准,Ⅲ期以下;②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③年龄 18~45 岁,已婚有配偶;④具备正常的认知以及思维能力,可独立完成调查测试。排除标准:①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免疫系统疾病、重要脏器(肝肾肺等)功能障碍或精神障碍;②合并其他恶性肿瘤。

### 1.2 方法

####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情况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患者及配偶的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居住地、根治术类型、疾病家族史、临床分期、是否化疗等资料。

1.2.1.2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sup>[6]</sup>测量。SDS 包括 20 个项目,为单维结构,采用 1(没有或很少时间)~4(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4 级评分法。总分 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为重度抑郁。

1.2.1.3 配偶心理反应量表 采用谭思敏等<sup>[5]</sup>编制的乳腺癌患者配偶心理反应量表测评。该量表包含 5 个维度 22 个条目,分别为逃避与回避(6 个条目)、体像改变反应(4 个条目)、情绪应激反应(4 个条目)、负性情绪(5 个条目)以及应对反应(3 个条目),采用 5 点评分,从 0(完全不符合)到 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患者配偶的心理反应越强烈。总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12,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865,重测信度为 0.853。

1.2.1.4 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 采用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Quality of Relationship Inventory, QRI)测评。QRI 共有 6 个条目,以 1~7 点评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夫妻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高。肖婷<sup>[7]</sup>采用该量表对 316 例乳腺癌患者进行调查,显示该问卷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46。

1.2.2 调查方法 由研究者本人及经过统一培训的

肿瘤科护士作为调查员,对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中青年患者及配偶分别于术后 2 周、2 个月及 12 个月进行调查。患者填写抑郁自评量表及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配偶填写乳腺癌患者配偶心理反应量表。首次调查后记录患者和配偶的联系方式,之后若无法返院,则采用电话随访调查。173 对(92.5%)夫妻完成首次评估,160 对完成 2 次随访,151 对完成 3 次随访。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行  $t$  检验、 $F$  检验和  $\chi^2$  检验。对于不符合球形检验的数据用 Greenhouse-Geisser 进行校正;通过广义估计方程分析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对患者抑郁的影响。使用 AMOS24.0 进行路径分析,通过  $\chi^2/df$ 、拟合优度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评价模型拟合优度,其中  $\chi^2/df < 3$ 、 $GFI > 0.9$ 、 $CFI > 0.9$ 、 $RMSEA < 0.08$  表示模型拟合较好;路径分析间接效应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 2 结果

2.1 患者及配偶的一般资料 患者年龄 26~45 (37.38±4.96)岁。文化程度:初中以下 52 例,高中或中专 58 例,大专以上 41 例。生育子女:是 137 例,否 14 例。宗教信仰:有 35 例,无 116 例。疾病家族史:有 19 例,无 132 例。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医保 41 例,新农合 100 例,自费 10 例。居住地:城市 42 例,乡镇 24 例,农村 85 例。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 元 53 例,3 000~元 73 例,≥6 000 元 25 例。肿瘤部位:左侧 82 例,右侧 69 例。临床分期:I 期 25 例,II 期 99 例,III 期 27 例。根治术类型:保留乳头乳晕复合体改良根治术 71 例,传统根治术 80 例。化疗:是 130 例,否 21 例。配偶年龄 27~51(39.48±4.95)岁。文化程度:初中以下 45 人,高中或中专 54 人,大专以上 52 人。宗教信仰:有 24 人,无 127 人。

2.2 不同时间点患者抑郁得分及检出率 患者术后 2 周、2 个月、12 个月抑郁得分分别为 50.97±9.14、54.60±9.35、47.42±8.72,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85 例(56.29%)、107 例(70.86%)、55 例(36.42%), $F = 23.638$ 、 $\chi^2 = 36.401$ ,均  $P = 0.000$ 。

2.3 不同时间点配偶心理反应与患者自评亲密关系得分比较 见表 1。

表 1 不同时间点配偶心理反应与患者自评亲密关系得分比较

时间	例数	心理反应	逃避与回避	体像改变反应	情绪应激反应	负性情绪	应对反应	亲密关系
术后 2 周	151	57.56±8.20	16.74±4.34	10.74±2.68	10.06±1.57	11.40±2.83	8.62±2.60	26.53±8.60
术后 2 个月	151	60.83±9.21	16.42±3.89	12.02±2.68	10.50±2.06	12.86±3.26	9.04±3.66	24.20±8.19
术后 12 个月	151	49.62±7.26	13.45±4.04	8.56±2.51	9.80±1.63	9.81±2.89	7.01±1.94	29.74±8.69
$F$		179.038	74.459	45.776	43.507	50.489	23.906	24.635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 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对患者抑郁影响的广义估计方程 以患者抑郁总分为因变量,配偶心理反

应各维度及亲密关系得分为自变量,建立广义估计方程。模型类型为线性回归模型,连接函数选择的是恒

等式,此时 QIC 值及 QICC 最小。参数估计值结果显示,逃避与回避、体像改变反应及负性情绪是乳腺癌患者抑郁情绪的危险性因素,亲密关系为保护性因素,见表 2。

表 2 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对患者抑郁影响的广义估计方程( $n=151$ )

变量	$\beta$	SE	Wald $\chi^2$	P
常数	33.492	4.002	70.025	0.000
逃避与回避	0.410	0.107	14.748	0.000
负性情绪	0.615	0.136	20.584	0.000
体像改变反应	0.824	0.170	23.561	0.000
亲密关系	-0.282	0.063	20.242	0.000

**2.5 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对患者抑郁影响的路径分析** 将 3 个时间点的数据合并,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考察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对患者抑郁影响的路径模式。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患者的抑郁为因变量,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是模型的自变量,其中亲密关系是中间因素。模型结果显示拟合指数良好( $\chi^2/df=1.66, RMSEA=0.038, NFI=0.962, CFI=0.984$ )。路径系数分析(图 1)表明,配偶心理反应对亲密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beta=-0.485, P<0.01$ ),对患者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beta=0.631, P<0.01$ ),亲密关系对患者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beta=-0.143, P<0.01$ )。亲密关系的中介效应为 $(-0.485) \times (-0.143) = 0.069$ ,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分析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亲密关系在配偶心理反应与患者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95% CI=(0.069, 0.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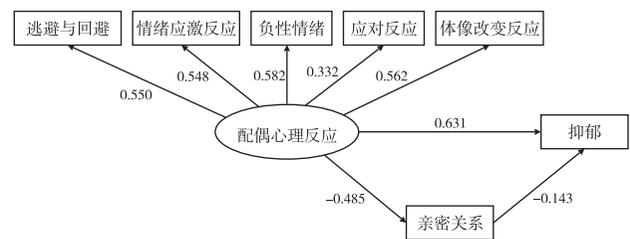


图 1 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对患者抑郁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图

3 讨论

**3.1 术后不同阶段中青年乳腺癌患者抑郁的变化趋势** 抑郁是乳腺癌术后常见的心理障碍,临床上表现为持续的心境低落及失眠等症状。本研究显示,中青年乳腺癌患者术后 2 周、2 个月、12 个月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56.29%、70.86%、36.42%,表明多数患者在术后面临不同程度抑郁的困扰,且术后 2 个月内检出率较高,与相关调查研究结果一致<sup>[3]</sup>。原因可能为术后 2 个月时多数患者正处于化疗阶段,化疗导致的生

理反应可能使其抑郁症状加重。随着疗程结束和患者的自我理解<sup>[8]</sup>或掌控感<sup>[9]</sup>增加而产生自愈作用,多数患者的抑郁情绪会在术后 1 年得到改善。

**3.2 术后不同阶段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的变化** 患者乳腺癌诊断及治疗作为家庭发生的重大压力事件,深刻影响其配偶的身心状态<sup>[10]</sup>。本研究发现,在术后不同时间点配偶心理反应各个维度得分均呈现先不变或增高,而术后 1 年明显下降的趋势。提示在围术期及化疗期,患者肿瘤治疗的昂贵费用、对患者病情的担忧以及化疗出现的食欲下降、呕吐、腹泻、脱发及关节疼痛等不良反应,不仅造成患者抑郁情绪增加,也直接导致其配偶心理问题的产生<sup>[11]</sup>。且化疗的消极影响也体现在夫妻亲密关系中,患者及配偶亲密关系术后初期也呈现恶化走势,并在术后 1 年得到改善。与相关研究结果中乳腺癌患者的婚姻质量在化疗中期表现最低<sup>[12]</sup>一致。提示术后患者抑郁情绪呈现阶段性变化,并对其配偶心理反应及夫妻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3.3 配偶心理反应及亲密关系对中青年乳腺癌患者抑郁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配偶心理反应的逃避与回避、负性情绪及体像改变反应是患者术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分析原因可能是配偶对患者情感上的回避及消极体像改变反应,加重了患者因身体残缺所形成的自我体像感知问题。研究证实,化疗期间乳腺癌患者体像感知的恶化与其抑郁呈正相关<sup>[13]</sup>,而且乳腺癌患者术后的体像问题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抑郁症状<sup>[14]</sup>。此外,研究者也证实可通过对患者配偶实施心理干预实现间接改善患者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目的<sup>[5]</sup>。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所感知的夫妻亲密关系是其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与 Notari 等<sup>[15]</sup>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对配偶关系满意的乳腺癌患者比不满意患者报告更少的体像问题,并且来自配偶的这种保护作用在术后 1 年仍可观察到。本研究显示,配偶心理反应可直接影响患者的抑郁发展,也能通过影响患者所感知的夫妻亲密关系间接地作用于其抑郁症状。分析其原因可能为,患者配偶术后的不良心理变化,如逃避及对患者体像改变的消极反应在客观上降低了对婚姻感情的投入,或被患者主观地感知为亲密关系下降。因此医护人员在对抑郁患者积极干预过程中,还应关注其配偶的心理反应及夫妻亲密关系,通过帮助配偶减缓心理压力,促进夫妻亲密关系,进而降低患者的抑郁水平。

4 小结

中青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术后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亲密关系在配偶心理反应影响抑郁的路径中扮演着部分中介作用。关注患者配偶的心理反应和亲密关系变化,有利于早期发现和积极干预患者的抑郁症状,促进患者术后康复。本研究调查对象选自河南省 1 所医院,今后研究需进行多地区及更大

样本的纵向调查,并延长随访时间,基于家庭社会环境的视角挖掘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以为临床深入开展中青年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干预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黄军,蒙光化,李季冬,等. 1999—2018年黔南州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趋势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19,46(18):3328-3332.

[2] 张贤贤,张利霞,贾智慧,等. 康复期青年乳腺癌患者复发恐惧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护理学杂志,2019,34(18):80-83.

[3] 赵小梅,徐春霞,许冰. 心理干预对青中年乳腺癌患者术后抑郁状态的影响[J]. 河北医药,2016,38(2):315-316.

[4] 阳红娟,何小霞,严银英,等. 配偶同步赋能教育对乳腺癌 PICC 化疗患者早期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影响[J]. 护理学杂志,2020,35(6):72-75.

[5] 谭思敏,严谨,张爱迪,等. 乳腺癌患者配偶心理反应量表的构建及信效度检验[J]. 护理学杂志,2018,33(12):16-19.

[6]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60-161.

[7] 肖婷. 乳腺癌患者夫妻亲密关系在自我表露、夫妻沟通模式与益处发现间的中介作用[D].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8.

[8] Sherman K A, Woon S, French J, et al. Body image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nipple-sparing mastectomy: the

roles of self-compassion and appearance investment[J]. Psychooncology,2017,26(3):337-345.

[9] 许诺,陈雪凤,杨甜,等. 乳腺癌患者掌控感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2019,34(2):105-108.

[10] Arciszewska A I, Siwek M, Dudek D. Caregiving burde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spouses of bipolar patients—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ubtype I and II[J]. Psychiatr Pol,2014,49(6):1289-1302.

[11] 许迎丽,付东英. 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心理弹性水平与焦虑抑郁状态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J]. 中国肿瘤外科杂志,2018,10(5):337-340.

[12] 郝兴华,王旭梅,夏静,等. 化疗期乳腺癌患者婚姻质量和社会支持的调查[J].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10,1(1):40-40.

[13] 贺晓华,莫青倩,季静芬,等. 乳腺癌患者体像与抑郁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0,28(11):1612-1617.

[14] Aryaie M, Bagheri D, Ozouni-Davaji R B, et al. Association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body image disorder with pain-related disability in post-mastectomy breast cancer patients [J]. J Clin Basic Res,2017,1(4):26-30.

[15] Notari S C, Notari L, Favez N, et al.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a satisfying romantic relationship on women's body image after breast cancer: a longitudinal study[J]. Psychooncology,2016,26(6):836-842.

(本文编辑 丁迎春)

(上接第 74 页)

[3] 李月,李练,张丽娟. 乳腺癌病人的心理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 全科护理,2016,14(17):1747-1749.

[4] 李东泽,崔艺蕾,汪莎莎,等. 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情绪障碍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研究[J].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16,23(15):979-982.

[5] 李梓萌,庞英,李金江,等. 妇科恶性肿瘤康复期患者情绪及生活质量团体心理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12):977-982.

[6] 展阳妮,王斌全,田俊,等. 阶梯式心理护理对头颈肿瘤患者焦虑抑郁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 护理学杂志,2019,34(5):1-4.

[7] 骆惠玉,刘雅清,柯熹,等. 焦点解决疗法团体心理辅导在鼻咽癌患者的应用[J]. 护理学杂志,2015,30(23):15-16,25.

[8] 常淑莹,周圆,张红梅,等. 结构性团体心理治疗对心因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干预效果[J]. 护士进修杂志,2021,36(4):376-379.

[9] 韩静,刘均娥. 团体心理干预在乳腺癌患者心理调适中的应用进展[J]. 中华护理杂志,2017,52(5):608-613.

[10] 许丽伟,孙洪波. 新冠肺炎疫情下网络团体心理辅导的时间与探索[J]. 心理月刊,2020,15(17):93-94.

[11]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94-197,235-238.

[12] 常淑莹,李黎明,贺春艳,等. 探讨结构性团体心理治疗对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恢复的影响[J]. 护士进修杂志,

2018,33(7):617-621.

[13] 张文霞,王瑞瑜,任秋芳. 团体心理干预及康复治疗对乳腺癌术后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现代医药卫生,2020,36(5):767-769.

[14] 薛翠翠,刘均娥,苏娅丽,等. 乳腺癌康复者自我形象的团体接纳与承诺干预方案构建及其初步验证[J]. 中国护理管理,2015,15(1):8-12.

[15] 顾益玮,章璞,刘文娟,等. 结合微信群的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社区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上海预防医学,2018,30(6):487-492.

[16] 欧文·亚隆,默林·莱兹克兹. 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M]. 5版.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430-431.

[17]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4(2):98-100.

[18] 周翔,卢光莉,陈超然,等. 团体疗法对乳腺癌患者干预效果的 Meta 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20,47(10):1914-1920.

[19] Northcott S, Moss B, Harrison K,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stroke on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s: associated factors and patterns of change [J]. Clin Rehabil,2016,30(8):811-831.

[20] 陈素艳,梅永霞,张振香. 社区脑卒中患者及其照顾者在康复过程中感知社会支持的质性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2020,23(35):4503-4507.

(本文编辑 丁迎春)